

。獸靈之詩。第一章回信筆記

- 以下盡力避開所有劇透，以記錄當下閱讀感受為主。偶有疏漏無法負責（X

• 關於〈歷史〉

在第一章開始之前，〈歷史〉先鋪陳了一段似真非真的長河，描述獸從性格、能力乃至靈陸續深入人身的開端，以及更重要的人獸關係的變化：

從相識共生，平等的締約之時，歷經以不詳區隔彼此的凌虐，只剩下少數人能共生，接著來到以科學為手段的各種控制（生育、飼養、登上火箭等），到最後獸靈出現，但歷史似乎逐漸遭到「改變」的現況。

「人們逐漸對獸靈習以為常，歷史怪異之處毋須舉證」與「歷史這麼告訴我們的」如此理所當然，也冰冷的可怕，似乎壁畫與文字就這麼「寫定了」什麼，也似乎暗示著這是一段需要被質疑的「歷史」。

• 關於《紀事》

- 紀事有別於前面的歷史，書名號幾乎是直接明示著此為書中世界的「信史」與大歷史。
我的體感：這一定是一段可信但細節不足的主歷史。而細節就是接下來作者要提供的。

• 第一章

陌生化

- 故事從一對「即將變成雲豹的哥哥跟他的弟弟」開始，作者利用大量陌生化的手法，細細地描繪了兄弟外貌、性格、物品與部落樣貌。比如，

「泰邦擁有一個好鼻子，像黑熊一樣精準」

「弟弟聞起來很好，像百香果和龍眼蜜」

「腋下帶著強烈的山胡椒氣味」

「油膩香脆的扁平食物」

「活生生的、會呼吸的深色甜水」

「身形細長的大鳥」

「各種顏色組成的小棍子」

「梅花鹿尾巴翹起時的熾亮」

好懶，沒有全列，又不是寫論文XD更多行文特色與修辭這裡不提，因為那要用第二部對照比較明顯，比較能看出「作者不是只會這樣寫，第一部是故意這樣寫」的。

黑熊屬於這個部落世界，於是成為了故事的修辭，泰邦有的不是「狗一樣的鼻子」，而是黑熊一樣的鼻子；璐安身上的氣味像像百香果和龍眼蜜，腋下是山胡椒，前者的比喻讀者尚能想像，後者則成了干擾：山胡椒作為台灣原生種，卻尷尬的並非讀者/我的日常。

作者耗費了許多心力，揀選了一些詞彙，用了讀者最不熟悉的東西去描述原本讀者應該可以理解的事物，而不是直接告訴讀者，這個部落沒見過洋芋片、可樂，也沒有看過蠟筆跟飛機，或者是順著紀事的內容告訴讀者，這個部落因為被隔絕了所以一無所知。

讀者常見的事物名稱被當成了一個全新事物，而習慣的修辭也被替換變得更加陌生，這一連串的用意在提醒讀者，眼前的「部落」跟讀者很容易先入為主理解的「原住民部落」不同，它存在於現代，卻被隔絕的更加澈底。

因為許多修辭會不斷的中斷讀者閱讀，讀者總是被迫要停下想想「這是指什麼？」、「到底在比喻什麼？」、「這太不日常了吧幹嘛一定要山胡椒？」，或者貪心一點的直接上網google確認心中疑惑。

有人說「不一定要這麼設計」，但我卻想到了《最後的魔術家族》中關於台中湖心亭的描述，此非指陌生化，故在此略過。在《獸靈之詩》裡面，我試想過不要陌生化會有什麼效果，得到的卻是「一個很像原住民部落的地方」，因為人的想像建立於日常生活，就算是閱讀國外的架空奇幻作品，我也可能很容易從影視、漫畫等等各種媒介上抓取我對作品中的幻想。

可是我讀過的原住民部落敘述實在太少了、太貧乏了，如果只是平鋪直敘，我沒有辦法很快的得到關於這個地方的「怪異感」，因為我連部落是什麼樣子可能都不清楚。我會從一個相對刻板印象的方式在腦中模擬環境。

但陌生化利用修辭很快的讓我感受到一種遙遠的距離，隔離是遙遠的，而距離產生的差異則帶來格格不入、與我想像扞格的體感，無法馬上想像。原先我還有意將克羅羅莫想像成特定原住民族，卻在卑南排灣魯凱泰雅等各種族群都有一點的影子中變得模糊。

克羅羅莫變得（距離我）更遠了，如同書中被刻意隔絕的那樣，我彷彿真切的感受到了那種異常的隔絕。

寫得模糊，但總之就是，我很喜歡。我很喜歡這種被陌生感中斷的體驗，一直打臉我「克羅羅莫不能只用單一原住民族部落來想像/這不是我『熟悉/以為』的原住民族部落」，它既是奠基在原住民族部落的想像，但的確確又不一樣。

-
- 大量的對照組
惡靈與好靈（祖靈）
泰安的故事與泰安口中的故事
失去姓名與有姓名的寓意（無名者/阿巴刻/阿巴刻的前名）
伊古、里谷烙、都娃阿烙

目前一路看下來都有深意，第一二章的資訊量真的相當龐大。

-
- 民俗
除了惡靈、好靈、祖靈與藥草湯、祭歌、芒草這些素材以外，「禍伏鳥」（mahuni）之佐藤春夫的魔鳥傳說好久不見 X D，這應該算是這幾年頻率比較高的「台灣魔獸」，相信除了開場就破題的「黑豹」之外，可以跟鳥鳥同行的魔女使也會成為接下來故事的重點。
啊，如果西方奇幻有龍，那我想在台灣奇幻看到一些特別的！

-
- 關鍵眼(?)
 - 「變成黑豹的哥哥」

- 「為什麼他們可以如此飼養我們？」
- 「你像你的母親，所以你的神跟我的神不一樣，你的世界也是別的世界」「他受到我們神和祖靈保佑，可是你.....」
- 「成為阿巴刻會知道所有秘密，不管你願不願意」「不再是能夠完全信任的人了」
- 「不勞而獲的獸肉，簡直是對族內高明獵人的侮辱」
- 「各個部落的使者名稱都不同，很久以前這些詞彙意味著神靈或靈魂，如今則是部落與軍方協商的使者名字」
- 「璐安從出生到現在都還不曾做過任何一個夢」「做夢就可以去別的地方，那我也想做夢」